



第一章 性奴



那獄卒跨前一步，猛地踢翻了勾踐手中的粥碗，厲聲罵道：「不識好歹的賊囚，死到臨頭，還擺什麼國王的臭架子。趴下，像狗一樣把地上的粥舔乾淨……」

他滿是胡茬的大嘴，一下子叨住了那粒紅瑪瑙，像嬰兒似的瘋狂地裹捲著，吸吮著。一雙手不安分地向她光滑平坦的腹部、豐滿肥腴、富有彈性的雙臀進擊，漸漸地滑向了那片神祕的地帶……

在水網縱橫、花木扶疏的姑蘇城的東北部，在這片車馬輻輳，舟楫穿梭，人



流如鯽的最繁華的地段，高大雄偉、巍峨壯觀的吳王宮昂然矗立在天地之間。層樓重閣，飛檐斗拱，金黃色的琉璃瓦頂配以暗紅色的花崗岩宮牆，顯得格外莊嚴肅穆。在初秋豔麗的陽光映照下，流光溢彩，熠熠生輝。設計典雅而又精巧的宮殿的尖頂，挺拔高聳，直插入碧空白雲之間，傲然俯視著腳下那個忙碌而又紛亂的世界，就像一個頂天立地的巨人，有意地挺直了銅打鐵鑄般的胸膛，向人們誇耀著他的雄偉威嚴和不可一世。

大殿之內，更是富麗堂皇，金碧四射。粗可合抱的一根根圓柱上，龍蟠鳳舞。四壁雪白鏗亮，耀人眼目。一溜半人高的牆裙，處處金雕玉飾。高軒敞亮的穹頂上，鑲銀嵌珠，七彩斑斕。整個大殿，徹裏徹外都顯示著這個東南大國的富有、繁榮和強盛。

此刻，宮殿的主人——吳王夫差正威勢煊赫地高坐在正北的王位上。他那刀刻一般棱角分明的方臉上，冷冰冰的毫無表情。一副濃黑的劍眉微微上挑，劍眉下那雙灼灼如炬的大眼半眯著，稍有閃動，便有電光石火般的兩束冷光迸射而出，讓人不寒而慄。剛剛修剪過的硬扎扎的髭鬚，密匝匝地圍滿了他的嘴巴和兩腮，顯示著一種剛毅、自負和傲岸不羈。





王座下面，他的文臣武將們分作兩列，左右兩邊雁序而立。他們剛行過早朝舞拜之禮，此時正滿懷敬畏地靜候他們的君王開口說話。滿大殿裏闐然無聲，一片靜謐，大臣們甚至連自己那「咚咚咚」的有節律的心跳也聽得清清楚楚。

「傳亂臣賊子勾踐！」

夫差突如其來的一聲怒吼，打破了大殿裏死一樣的沈靜，丹墀內肅立的人們，禁不住渾身打了個激凌。

大殿門前，踉踉跄跄地走來了三個形容狼狽的囚俘。越王勾踐居中，他蓬首垢面，上身赤裸著，只穿著一條粗布長褲，草繩繫腰。一條粗大的麻繩纏繞著脖頸和雙臂，以示服罪。他的左邊是越國的王后，勾踐的結髮之妻劉氏。右邊是上大夫、右丞相范蠡。兩人都穿著零亂骯髒的葛布麻衣，右臂袒露，同樣用麻繩虛捆著脖子和雙臂。

三人看看押解他們的宮殿侍衛，正要蹣跚入殿。一個虎狼般的持戈侍衛突然在勾踐腿彎處狠狠地踢了一腳，粗暴地罵道：「混賬！跪下，爬進去！」

勾踐慌忙跪伏在地，越后、范蠡也無可奈何地匍匐下身子，手腳並用，尾隨在勾踐身後，一步一步地向前爬去。



當爬到離夫差只五、六尺遠的時候，勾踐以額頭碰地，叩叩地磕了三個響頭，乾啞著嗓子稟道：「罪臣勾踐偕賤內劉氏及陪臣范蠡叩見大王，恭祝大王千歲千歲千千歲！」說完，他那細長的脖頸深深地彎了下去，那張瘦長蒼白的毫無血色的臉龐無力地垂著，幾乎要埋進自己那瘦骨嶙峋的胸膛裏。

夫差眯縫著雙眼，鄙夷地看著眼前這具猥瑣醜陋的，正在瑟瑟發抖的軀殼，看著那張拼命低垂的，似是有意偽裝出來的誠惶誠恐、可憐兮兮的面孔，只覺得令人作嘔，愈加憎惡。這便是吳國不共戴天的仇敵，這就是我夫差的殺父仇人！

曾幾何時，他還是那樣猖獗，那樣張狂，那樣飛揚跋扈。如今卻跪倒在我夫差的腳下，成了向我搖尾乞憐的可憐蟲！

「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……」夫差突然發出了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梟鳥似的狂笑。笑聲未落，他卻倏然收斂了笑容，臉色鐵青，雙目中噴射著毒火，右腮上的肌肉在一抽一搐地顫抖，整個面部變得猙獰可怕。

他霍地從王座上站了起來，一下子扯出了腰中佩劍，右手緊緊地攥著這柄寒光四射、冷氣逼人的龍泉寶劍，走下丹墀，向勾踐一步步逼近。他要手刃這個殺父仇人，像宰一條落水狗一樣痛痛快快地宰了他，以告慰先王的在天之靈。





但是，就在他將要舉劍的剎那間，卻突然意識到了自己的失態。大國之君，千金之體，殺一條癩皮狗豈用自己動手？再說，不讞而誅，在廟堂之上行戮，也有失王者風範。於是，他強壓怒火，將利劍緩緩地插回劍鞘，冷冷地哼了一聲，轉身回到了王座上，沈聲問道：「勾踐，你可知罪？」

勾踐此時早嚇得遍體冷汗，散亂的鬢髮就像水浸了一般，大顆大顆的汗珠子順著面頰、下巴，「叭嗒叭嗒」地滴落在磚地上，浸濕了碗口大小的兩大灘。四肢和軀體都在無法遏止地抖動，簌簌亂顫如同三秋敗葉。聽夫差問話，忙泣聲答道：「賤臣勾踐自知犯有彌天大罪，雖萬死不足以蔽其辜。」

「今日既成階下之囚，你還有何話可說？」

「勾踐罪孽深重，今日我夫婦君臣特向大王肉袒請罪。大王欲治賤臣之罪，雖千刀萬剮亦是罪有應得，死而無怨。若蒙大王赦免死罪，便是勾踐再生父母，今生今世願做狗做馬，侍奉孝敬大王一輩子。日後若違此誓，必遭天公雷殛。」

聽著他錐心泣血般的懺悔和信誓旦旦的許諾，夫差的滿腔怒火已消了一半，而心中的鄙視和厭惡卻有增無減。他神色稍微平緩了一些，環視了一下文武大臣們，問道：「眾愛卿，你們看該怎麼處置？」



問聲甫落，武將班中爲首的太師、相國伍子胥挺身而出，朗聲奏道：「大王，臣觀勾踐這廝，長頸鳥喙，鷹視狼步，爲人陰險刻毒，輕諾寡信，是豺狼蛇蠍一類人物。今日不殺，必養虎貽禍，後患無窮。願大王爲吳國江山社稷計，凌遲此賊，斬草除根，永絕心腹大患。」

聽著伍子胥銅鐘一般震得滿大殿嗡嗡亂響的話聲，跪在勾踐身旁的范蠡只覺得心中格登一下，就像被一隻強有力的大手狠狠地揪了一把。他偷偷地斜睨了一眼，只見這位年近七旬的老將軍身軀高大，腰板挺直，滿頭鬚髮和飄灑於前胸的大把鬚鬚已經蒼白如雪，而面色卻仍紅潤光滑，目光炯炯如兩柄利劍。周身都透出一股年輕人也少有的生機勃勃的英挺之氣。心中恨恨地罵道：「煞星、凶神，今天若過不了他這個鬼門關，『復國大計』將全盤落空，此生休矣，越國休矣！」

正在胡思亂想，卻見文臣隊中的領班，太宰伯出列，趨前一步躬身奏道：「啓稟大王，自古以來，明君皆以仁德治天下。臣聞聖人云，仁不殺俘虜，義不滅降國。如今勾踐肉袒來降，負荊請罪，已成案上之肉，網中之魚，甕中之鱉，對我吳國已毫無威脅。大王乃萬民稱頌的仁德聖明之君，何必爲殺一個毫無反抗之力的囚俘，自毀千秋英名呢？」





「胡說，純是一派胡言。伯嚭所言之仁，乃婦人之仁，誤國之仁。如今的越國，乃百足之蟲，死而不僵；眼下的賊囚勾踐，是一條蟄伏的毒蛇，春雷一響，氣候轉暖，必定出洞傷人。大王萬不可操婦人之仁，鑄千古大錯。臣以為，今日務必誅殺勾踐，將越國國土劃為若干郡縣，併入吳國版圖。則吳越之爭從此平息，吳越之民歸為一家，永享太平。」伍子胥一邊說著，已經怒氣上衝，胸脯鼓蕩得一起一伏。

伯嚭卻仍然不慌不忙地說道：「大王還須三思，應以霸業為重。殺死勾踐，只須舉手之勞。但殺戮降俘，卻有違人道，失盡人心。而失人心者失天下，以後列國諸侯，即使只剩百騎，也要拼個魚死網破，誰還肯束手來降？」伯嚭素善察顏觀色，揣摩人心，早就知道夫差有稱霸天下的雄心。因而了了數語，便說得夫差怦然心動。

伍子胥見夫差仍在猶豫不決，深怕他被伯嚭說服，頓時急得額上青筋暴跳，胸中血脈憤張。情急之下，伍子胥突然暴雷一般斷喝一聲：「夫差，你忘記了殺父之仇嗎？」這一聲喊，真如三月雷霆，有驚天動地，震聾發聵的千鈞之力。夫差被震得渾身一顫，觸電似的從王座上彈跳起來，垂手而立，未加思索便脫口而



出：「諾，夫差永不敢忘。」

一邊機械地回答著，腦子裏卻急速地映現出了三年前那淒惻慘烈的一幕。

吳國與越國是世仇，數十年來，兩國之間的戰爭和仇殺一直連綿不斷，不是你攻我，就是我伐你。夫差的祖父，便是在一次對越戰爭中，死於越軍的流矢。三年以前，越國先王允常病死，勾踐即位。夫差的父親，吳王闔閭乘越國新喪，決計為父報仇，舉傾國之兵攻打越國。不料携李一戰，中了越國的八面埋伏之計。在混戰中，吳王闔閭被越將靈姑浮一刀剝掉了右腳，在撤軍的路上，終因流血過多而死。臨死之前，他把太子夫差和太師伍子胥叫到面前，喘息著說道：「越國是我吳國不共戴天之死敵，一定要報此血海深仇。」

至今，父王那燃燒著仇恨之火的眼睛，那因巨痛而扭曲了的蒼白如紙的面孔，還清晰地烙印在夫差的腦海裏，歷歷如在眼前。夫差即位當了國君之後，發誓要消滅越國，殺死越王為父親報仇。他每日身不解甲，枕戈達旦，親自在校場操演兵馬。他命人在姑蘇山一塊巨石上刻下了「夫差，你忘了殺父之仇嗎？」十個大字，塗以紅漆，時時警醒自己。每日練兵之前，伍子胥帶領千萬將士，山呼海嘯一般高聲斥問：「夫差，你忘了殺父之仇嗎？」每當此時，夫差總是悚然心





驚，垂手肅立，戰戰兢兢地泣聲回答：「諾，夫差永不敢忘！」

適才伍子胥的一聲暴喝，正是這一往事的重演，不僅喚回了夫差的千仇萬恨，也在眾大臣們的心中引起了強烈的震撼。大殿中霎時騷亂了，文臣武將們紛紛喊道：「殺死他！」、「殺死這條瘋狗，」、「爲先王報仇，爲吳國報仇！」

夫差雙眼發紅，死死地盯著腳下的勾踐。現在，仇人就在自己的腳下，該是報仇雪恨，告慰父王在天之靈的時候了。他不再猶豫，對勾踐冷冷說道：「寡人念你亦爲一國之君，本欲放你一條生路，饒爾不死，但先王在天之靈不答應。」說著，「刷」地抽出佩劍，「哐啷」一聲扔到勾踐面前：「你可免受刑場被戮之辱，就用這柄寶劍自裁吧！」

勾踐絕望了，他抬起頭來，兩行熱淚紛紛滾落，乞憐般地看看夫差，再看看伯嚭，終於用抖抖的雙手拾起利劍，橫到脖子上，就要用力抹下。旁邊的越后慘叫一聲，突然昏厥倒地。

此時，一直跪在勾踐身後的范蠡早已怒火中燒，忍無可忍。他突然躍身而起，抖掉雙臂上虛捆的繩索，將勾踐手中的寶劍一把奪下來，憤憤地擲於當地。然後挺立於大殿當中，直視著王座上的夫差，厲聲說道：「夫差，你爲父報仇，



興師伐越，我君臣兵敗夫椒山。那時在戰場上，你爲何不靠真刀實槍，置我等於死地？卻親口答應存越國之地，免我君不死，來吳國爲奴三年。正因有爾金口承諾，我君臣才自縛來降。不然我等血染沙場，烈烈而死，豈能自投羅網，受此奇恥大辱？」說著，他睥睨地掃視了一下大殿裏的文武群臣，又繼續說下去：

「草澤之民，閭巷布衣，也都講究『信義』二字，說道『君子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』，『大丈夫一諾千金』。我曾聽說，吳王乃當今世上獨步天下的大英雄，頂天立地的偉丈夫，想不到竟是一個反雲覆雨，出爾反爾，連一介草民都不如的小人。是一個靠陰謀伎倆誑騙我君臣入吳的鼠竊狗偷之輩。『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』。大王身爲大國之君，東南霸主，如此不守信用，不光明磊落，不知將何以統馭萬民，取信諸侯？今日你殺我君臣如拾草芥，不費吹灰之力。但從此以後，大王言而無信、陰鷲卑鄙之名將不脛而走，爲百姓不齒，諸侯嘲笑，萬世唾棄，臣誠爲大王羞也。再說，構李之戰乃我范蠡一手策劃，統籌指揮。你父王兵敗身亡，其罪主要在我，要殺，應先殺我范蠡才是。」

范蠡慷慨激昂一席話，句句犀利如投槍匕首，深深地刺疼了夫差的自尊心。文武大臣們個個聽得心驚肉跳，皆以爲吳王馬上就會暴跳如雷。大殿裏又陷入了





一片死一般的沈寂。

夫差不能不承認，范蠡說得頗有道理。越軍夫椒山兵敗之後，越王請降。自己確實答應過赦免其死罪，讓其到吳國爲奴三年。今日殺他，等於自食其言，授人以柄。靠陰謀詭計誘殺降俘，豈是我堂堂吳王所爲？反正這些人已成了我的囚奴，以後找個理由隨時可以殺掉，何必非在今日不可。想到這裏，他抬眼看了看伍子胥，見這位老太師半閉著雙眼，臉上已沒有了剛才那一團殺氣。其實，伍子胥也覺得范蠡所言不無道理，在廟堂之上魯莽地殺死勾踐，確有失信於人之嫌。但此人絕不可留，三年之內一定要除掉他，明殺也好，暗殺也好，反正一定要殺死這條狼崽子。

夫差盯視范蠡良久，忽然嘿嘿一笑：「人說你范蠡滿腹經綸，多謀善戰，想不到你還巧舌如簧。好吧，就算你范蠡說的有理，我夫差遵守前諾，今日不殺勾踐。就讓他在吳爲奴，爲我養馬三年。不過，爾等要小心，若暗蓄謀逆之心，有半點不規，我夫差可要隨時砍掉你們的腦袋。」



當秋天的太陽變得又紅又大，像一個大紅燈籠，懸浮在一片橘紅色的雲海之中，最後猛地哆嗦了一下，突然墜落到那片崢嶸而又蒼茫的大山背後的時候，夜的帷幕開始緩緩地垂落。遠處的峰巒、叢林和群山中那些亭台樓榭等各式建築，都變成了一片模模糊糊的灰暗。各種鳥雀停止了歡悅的啁啾鳴唱，紛紛歸巢。蟄伏了一天的野狼、山豬、狐狸等晝伏夜出的走獸，卻開始活躍起來，在山林曠野中到處躡動、覓食。

一彎新月倒掛在黑黢黢的山峰頂端，在淡淡的雲影中徘徊遊移。滿天的星斗，就像誰順手撒了一把碎瓊亂玉，不規則地散佈在黑色的夜幕上，璀璨閃光。夜風自西北方襲來，穿過狹長的幽谷、密密的松林，發出了一陣陣尖厲得讓人汗毛直豎的呼嘯。

勾踐、越后、范蠡整整忙碌了一天，餵馬、飲馬、到山坡上遛馬、洗刷馬身，打掃馬廄，這些從未幹過粗活重活的越國貴族們，早已經累得腰酸背疼，渾身就像散了架似的難受。現在，他們剛剛炒完了兩鍋黃豆，給四匹馬拌上最後一





頓草料，便又被獄卒們驅趕回了馬廄旁邊的一間石屋內。

說是石屋，其實是姑蘇山崖上的一處很大的岩洞。四壁都是凹凸不平的山石，有些地方亂石嶙峋，尖利如刃。山洞裏陰暗而又潮濕，一處洞頂還在滴滴答答地滴落著滲漏的山泉。靠山洞的裏邊，有一塊碩大的青石板，上面鋪了厚厚的的一層稻草，稻草上是一床破舊而又骯髒的被褥，這便是勾踐夫婦的鋪位。靠外稍遠一些地方，在一塊小石板上同樣鋪了雜草，這是范蠡睡覺的地方。男女三人同囚一室，夜來不免尷尬。但作為生死未卜的囚俘和馬奴，他們已顧不得這些了。

勾踐大口喘息著，脫下身上滿是汗漬的囚服，狠狠地摔在草鋪上，一屁股蹲了下去，長長地歎了口氣，怒憤地罵道：「他媽的，這哪裡是人住的地方，這是狗窩、豬圈。唉！這非人的日子怎麼過，還真不如死了的好。」越后劉氏蹲在勾踐的身後，輕輕地爲他揉捏著雙肩，捶著背，卻無法接言，只能跟著長吁短歎。

范蠡連忙上前勸解道：「大王請息怒，千萬要忍得住，小不忍則亂大謀。第一關我們不是闖過來了嗎？只要咬牙挺下去，我們總有出頭的一天，到那時復國雪恥就有望了。」

勾踐抬眼看看范蠡，眼神裏充滿了感激，心中油然升起了一股暖意。眼前這



個二十三、四歲的年輕人，本是楚國人，來到越國為臣，卻能忠心耿耿，生死相隨。這次去國千里，來吳為奴，是他主動請纓，伴隨自己冒死前來。他感到奇怪，在這個年輕人身上，究竟蘊藏著多少智慧，多少膽識，多少能量？前幾天，在吳國的朝堂上，若不是他不避斧鉞，力挽狂瀾，獨撐危局，自己怕是早做了夫差的刀下之鬼了。

勾踐深深地舒了口氣，輕輕點了點頭，像是對自己，又像是對越后說道：「少伯（范蠡字）說得是，無論如何得忍下去，只要一息尚存，就要活著回到越國，復興祖宗基業，報此深仇大恨。」

洞口的鐵柵欄門子嘩啦啦響了，一個獄卒提著瓦罐子走進來，嘴裏罵咧咧地喊道：「賊囚們，吃飯了。」

范蠡慌忙起身，先為勾踐盛了一碗，又為越后盛上一碗，輕聲說道：「大王、王后，請用餐吧！」

「什麼大王、王后，狗屎。這裏只有囚俘，賊奴才。」那個獄卒接口罵著，話聲裏充滿了仇恨。

勾踐端起了那個粗瓷碗，一股酸臭味直衝鼻腔。借著微弱的燈光看看，又是





一碗用黴穀爛米和著山茶熬成的黑糊糊的稀粥。不禁輕歎一聲，皺起了眉頭。雖然肚子裏早已饑腸轆轆，可是這連豬狗都不吃的東西實在難以下咽。

正在猶豫，不料那獄卒猛地跨前一步，一腳踢翻了勾踐手中的粥碗，厲聲罵道：「不識好歹的賊囚，死到臨頭還擺什麼君王的架子？告訴你，大王暫不殺你，就是爲了讓你受牛馬之罪，吃豬狗之苦，然後再一刀宰了你。你是我們吳國的仇敵，死對頭。多少吳國的兒郎死在你們越人之手，我的親弟弟就是幾個月前，在戰場上被你們越人砍掉了腦袋。我恨不得親手扒你的皮，吃你的肉。趴下，像狗一樣把地上的粥舔乾淨。」

勾踐胸膛裏的怒火在一陣陣上衝，雙手攥得格叭叭直響，他真想撲上去，將這個狐假虎威的混蛋狠狠地扼死。但他看到范蠡暗中遞來的眼色，只好拼命地把火氣壓下去，慢慢地伏下身子，一口一口地舔食著地上的粥飯。

越后劉氏呆呆地端著粥碗，雙眼中含滿了屈辱的淚水。她不忍心看丈夫這忍辱含垢的一幕，只好把頭扭向了一邊。誰知那獄卒又走到了她身邊，不陰不陽地說道：「嘿，美人兒，你也不想吃嗎？看你這一身又白又嫩的肥肉，多饞人哪。那都是喝越國百姓的血長的，也該吃點豬狗食減減肥了。」說著，一隻手竟



從劉氏的領口處插了進去，在她那肥腴豐滿的乳房上放肆地撫摸揉搓。

說是要忍，如此不堪的羞辱誰能忍受得了？勾踐忽地爬起身來，就要撲上去。范蠡卻搶先一步衝了過來，一伸手刁住了那獄卒的手腕，微微一用力，那傢伙早殺豬一般尖嚎起來。范蠡卻不動聲色，臉上似乎還掛著一絲笑意，平靜地說道：「這位軍爺，得饒人處且饒人吧。馬奴也是人，不是畜生。你們吳國的軍隊莫非沒有軍紀？你如此肆意妄為，我明日若告知伯嚭太宰，該怎麼處置你呢？」一提到伯嚭，那獄卒也知道他是朝廷中一直主張不殺勾踐的人，自然感到心怯氣虛，立時像個泄了氣的皮球，乾笑兩聲，悻悻地走了。

一場風波平息了，三個人卻再也無話可說，石室中一片沈悶和寂靜，唯有越后劉氏趴在草鋪上低低地抽泣。

夜深了，萬籟無聲。范蠡和越后經過一天的勞累和剛才的一番折騰，身心疲憊已極，已經漸漸地睡過去了。勾踐卻怎麼也睡不着，五個月前那場驚心動魄、酷烈異常的吳越之戰反來覆去地在他的腦海裏出現。那是一場喪師辱國的戰爭，是一場如惡夢一般的戰爭，是一場遺羞千年的戰爭。

正是這場罪惡的戰爭，使祖宗遺留下來的，已經傳國十幾代，有近千年歷史





的越國的宗廟社稷，在自己的手上一朝淪亡，使自己從一國君王的高峰，一頭栽進了國破家亡、爲囚爲奴的深淵。

「我真渾哪，悔不該剛愎自用，意氣用事，非要與夫差兩軍對壘，決一死戰不可。若是聽范蠡的意見，深溝高壘，堅守不戰，以老吳師，或許不至於落到今天這個地步。」勾踐用拳頭狠砸著自己的腦袋，心靈的深處在流淚淌血。他仰躺在草鋪上一動不動，一雙細長的眼睛瞪得雪亮，凝視著漆黑一團的岩洞的洞頂，任憑紛亂的思緒隨意馳騁。

周敬王二十六年（西元前四九四年）五月，吳王夫差經過了三年的厲兵秣馬之後，懷著誓死爲先王闔閭復仇，必欲吞滅越國的決心，盡起全國二十萬大軍，在姑蘇台下歃血誓師，然後分水陸兩軍向越國兇神惡煞般地撲來。

與吳國相比，越國只是一個撮爾小邦，全國人口才四十多萬，可用之兵不過五、六萬。面對數倍於自己的強敵，右丞相范蠡提出只宜固守，不宜出擊。應在全國堅壁清野，各大城堡深溝高壘，多備滾木檣石、強弓硬弩。吳師遠道而來，師老兵疲。久攻不下，銳氣盡失之後，自會退兵。到那時才相機而動，方可取勝。左丞相文種、太師計倪也認爲此乃萬全之策。



越王勾踐卻認為吳軍貌似強大，其實沒有什麼了不起。三年以前的携李之戰，也曾被越軍打得屁滾尿流，潰不成軍。如今大兵壓境而來，欺到了自己的家門口上，再一味地固守不戰，做縮頭烏龜，只能惹天下恥笑。因而他主張以攻為守，搶先機半路截殺，以挫吳軍銳氣。

於是，他派大將靈姑浮任水師統帥，率戰船百餘艘，水兵三萬餘，經杭州灣入海，轉入黃浦江，橫穿大浦河，浩浩蕩蕩地駛進了太湖，搶先佔領了夫椒山。

夫椒山其實是太湖中一個最大的島嶼。島上山峰林立，大石嵯峨。長滿了密集的荊叢、挺拔的水杉和蒼鬱的松林。島的西南端，有一個長長的尖角伸向太湖之中，稱做龍頭。島的四周，到處是一望無際，茫茫蕩蕩的太湖水。洪波湧起，濤翻浪滾，其聲訇訇如奔雷響鼓。這日風大浪激，一排排的巨浪如無數饕餮的猛獸，拼命地撞擊著岸邊的飛岩巉石，激起了一根根十餘丈高的巨大水柱，沖天而起，瞬間又化作萬斛碎玉散珠，紛紛跌落入浩瀚無邊的湖水之中。

靈姑浮率越軍剛到夫椒山，立足未穩，吳國太師伍子胥已率十萬水師，分乘餘皇、大翼、小翼、樓船、突冒與戈船等大大小小的無數戰船飛駛而來。浩渺的太湖中，立時桅檣如林，帆影如雲，遮天蔽日。





霎時，金鼓之聲大作，喊殺之聲震天。吳軍在伍子胥指揮下，千帆竟發，順風直下，向越軍船隊發起了猛烈的攻擊。

這是一支經過三年苦心訓練，水上作戰技術嫻熟的威武之師，這是一支被吳王夫差在每個人胸膛裏都注滿了仇恨的復仇之師，人人生死不顧，勇往直前。

一經接戰，高下立判，越軍不堪一擊，船隊很快便潰亂了。這些平時很少訓練，臨時倉皇應戰的越兵們，一個個驚惶失措。被刀砍矛刺落水的，被箭射而亡的，自己跳水潛逃的，不計其數。許多船隻起火了，濃煙滾滾，彌散在太湖的上空。成批的船隊豎起了白旗，紛紛向吳軍繳械投降。不到一個時辰，大戰便進入了尾聲。夫椒山周圍的湖水，已經被鮮血染成了絳紅色。到處漂浮著千瘡百孔的屍體。被燒糊的船板，還冒著縷縷青煙，在水面上蕩來蕩去。

越軍統帥靈姑浮見大勢已去，親自駕駛著一條小船企圖逃遁。伍子胥看得真切，高聲呼道：「那就是殺害先王的仇人，射死他！」於是萬箭齊發。頃刻間，靈姑浮渾身插滿了箭簇，就像個大刺猥似的一頭栽進了水裏。

夫差親自率領十萬步兵，從陸路入越，戰憐李，下查浦，奪西城，橫渡錢塘江，直逼越都諸暨而來。



諸暨彈丸小城，如今只剩五千兵卒把守，如何抵得住如潮水般湧來的吳國十萬大軍？勾踐君臣只好率五千兵卒棄城而去，退守會稽山。

會稽山挺拔雄偉，高千尺有餘。主峰直插雲霄，周圍有許多較為低矮的峰巒崗嶺拱衛著。山內有塢、有谷、有清泉瀑布，處處有鳥道交通，曲折蜿蜒於草叢林莽之中。漫山遍野都是嘉木修竹，綠雲碧霧，如同綺交繡錯、丹青繪就的一幀幀畫屏一般。若在平時，勾踐一定會駐馬瀏覽，甚至會睹景吟詩。但此時他正惶惶如喪家之犬，滿懷沮喪和恐怖。剛登上山頂一塊較開闊的平坦地，便一屁股蹲了下去，氣極敗壞地嚷道：「現在怎麼辦？如何是好？」

范蠡忙上前拱手說道：「都是臣等無能，使大王顛沛流離，置身險境。不過天無絕人之路，十三年前楚昭王棄郢都，走荒郊，歷盡艱險。後來終於休養民力十年，煎雪了亡郢之恥，現在我們尚有五千可戰之士，利用險要的山勢，奮力死守，相機而戰，或可有所轉機，重振越國。」

勾踐一臉灰敗，心亂如麻，認為范蠡不過是安慰自己罷了。如今已天塌地陷，越國哪還有什麼希望？不過，眼下也只能挨一天算一天了。

三天以後，夫差率大軍趕到會稽山下。不久，太師伍子胥、太宰伯嚭也率軍





前來會師。二十萬人馬將方圓三十里的會稽山鐵桶一般圍了起來，飛鳥難過，水泄不通。然而，對山內的進剿卻遇到了麻煩。這裏山高林密，深壑峻崖，道路崎嶇蜿蜒，不知所向。大兵團作戰在這裏失去了效用，恰如巨人碰上了跳蚤，大象遇上了老鼠，渾身的力氣皆使用不上。小股部隊進山搜剿，又像盲人瞎馬，到處亂碰亂撞，被動挨打。

夫差急得團團亂轉，卻無計可施，便下令死死困守，不放一人一騎出山，一定要把越國的君臣困死、餓死、凍死在這深山老林裏，不論時間多長，一月、兩月……甚至一年、兩年也在所不惜。雙方這樣相持了四個多月，越王的兵馬已經草盡糧絕，連山中能用來果腹的山果、野菜也都吃光了，兵士們一個個疲憊憔悴，骨瘦支離，已經陷入了深深的危機。

一天夜裏，范蠡、文種和太史計倪來拜謁勾踐。三人提出向吳王獻降。勾踐尚未聽完，便急得跳了起來，聲嘶力竭地喊道：「寡人不肖，丟掉了祖上江山社稷，寧願一死，以謝先人，也絕不向仇人乞降，遺羞後世。」

范蠡不急不慢地說道：「大王勿躁，這不過是暫避鋒芒的韜晦之計。如今吳軍人馬眾多，氣勢正盛，志在亡越。我軍已是山窮水盡，若不乞降，只能坐以待



斃。爲今之計，最重要的是大王要活下去。大王活著，越國便有希望，有未來，越國便能大旗不倒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暫受一時之屈，再徐圖後策。」

勾踐愁眉苦臉地歎道：「夫差殺父之仇未報，更加伍子胥老奸巨猾，恐怕不會上當，斷難容寡人苟活於世。」

范蠡說道：「臣觀夫差其人，勇而無謀，仁而不智，淫而好色，正可爲我所用。求降時務要謙卑恭敬，誠惶誠恐。再以重金買通其奸佞，離間其君臣。當今之時，除了宗廟社稷、山川土地，其餘均爲無用之物。金珠寶物，貨財女色，均可捨而用賄，任憑夫差搬取。另外，」說到這裏，他抬眼看看勾踐，再看看文種、計倪，似是遲疑不決，欲言又止。

「另外還有什麼，愛卿可一併說來。當此國家存亡的生死關頭，我們君臣還有何話不能直說？」勾踐焦急地催問。

「爲了顯示我們的誠意，須大王與王后答應去吳國爲奴三年。微臣不肖，願隨大王前往爲奴，也好侍奉左右，確保大王、王后人身安全。文種丞相和計倪太史可留在越國，勵精圖治，培植國力，訓練兵馬，以圖數年後舉大事之用。」最難出口話說完了，范蠡等人靜靜地等待著勾踐的決斷。





勾踐已經聽明白，在這個窮途末路的時候，這也是唯一可行的辦法了。他沈重地點點頭，艱難地說道：「寡人德薄才庸，造成今日危局。好吧，就由卿等去辦吧！」

當天夜裏，左丞相文種悄悄地來到吳國太宰伯嚭設在山前的軍帳裏，獻上黃金五千兩，錦緞三千匹，白璧十雙，美女二人，買通了這位夫差極為信任的親近之臣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伯嚭帶著文種去拜見夫差。一進夫差的中軍大帳，文種便撲通跪在地上，膝行而前。離夫差座前五、六步時，即俯伏叩首不止。

夫差看看文種，略覺愕然，這個時候他來幹什麼？便冷冷說道：「越國已經土崩瓦解，勾踐這廝死在眼前，此時莫非還派你前來講和？」

「不敢，小人是受寡君委派，來向大王乞降的。」

「乞降？無非是想活命。大王，我們勞心三年，損兵數萬，深入敵境，克在旦夕，先王大仇眼看得報。勾踐賊子力屈計窮，命在頃刻，方前來投降。不過想韜光養晦，以求他年東山再起，捲土重來，萬不可墮其奸計。」太師伍子胥在一旁憤憤說道。



文種慌忙連連叩首道：「大王，寡君勾踐自知罪大惡極，不容寬恕。如今勝負已定，大王天威已立。若能發仁慈惻憫之心，不加殺戮，他願攜妻子陪臣，到貴國爲奴，鞍前馬後，以報萬一。越國從此春秋進貢，月月來朝。玉帛女子諸項孝敬任大王自定，只求大王從寬發落。」

說到此處，文種竟痛哭流涕，泣不成聲。

太宰伯嚭也急忙從旁周旋：「大王，如今越國已亡，大仇已報。不念舊惡，乃是人君美德。昔日齊桓公、晉文公因之而成霸業。如今勾踐自願入吳爲奴，可乘機對越國加以封殖，既揚威四海，又兼得越國之利，大王霸業指日可得。」

話說到這裏，夫差的心裏已有幾分活動，正要允降，伍子胥卻又躁切地喊道：「眼下時機千載難逢，不殺勾踐，蒼天不容，大王切勿糊塗。」

文種也趕忙說道：「寡君目下尚有可戰之士五千，珍珠寶器數萬。若大王必欲趕盡殺絕，寡君自會毀寶器，焚絹帛，率五千將士抱必死之心，與天兵拼搏到底，直拼個魚死網破。如此對大王何益？還望大王三思。」

其實，這四個月圍山之戰，已使夫差焦慮不安。他是個久經沙場的人，自然知道軍旅遠征，利在速勝。一鼓作氣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長期這樣拖下去，他





的將士們將會倦怠、厭戰，被拖疲拖垮。」

再說，二萬大軍的後勤供應，均需一車一船的從國內運來，這對吳國的國力也是個巨大的消耗。本來已有意收兵，卻感到騎虎難下。如今勾踐主動來降，正是他收兵回國的最體面的藉口。更加上剛才伍子胥不顧外臣在場，竟當面說自己「糊塗」，心中一陣惱怒，便衝口說道：「越國納款輸誠，吳國大仇已報，寡人允降。你回去告訴勾踐必須在十日內到姑蘇獻降。要是敢耍滑頭，我二十萬天兵定要血洗越土，殺個雞犬不留。」

就這樣，勾踐君臣到了吳國，做了囚俘，做了馬奴。可是，他卻不曾料到，亡國奴的日子是這樣屈辱，這樣悲慘，這樣不堪忍受。勾踐躺在草鋪上，出神地回憶著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，淚水再一次湧滿了他的雙眶。這才剛剛開始，以後還不知有多少恥辱，多少兇險等待著自己呢！心字頭上一把刀，忍著吧。少伯說的對，只有忍辱懷恥硬挺下去，才可能有出頭的一天。

他輕輕地翻了個身，卻意外地發現，洞口已經射進了一縷曙光，天快亮了。



曉鐘噹噹地響著，姑蘇城四面八方都響起了號角低沈而悠遠的鳴叫。嗒嗒嗒的馬蹄聲和遑雜的腳步聲在高大的姑蘇台下回響著，這裏的戍兵開始換崗了。吳國開始了新的一天。

到姑蘇城當馬奴已經整整三個月了，越王勾踐漸漸地習慣了這種吃豬狗之食，做牛馬之役，遭人呵斥，看人白眼的奴隸生活，心境漸趨平緩，不再那麼頹唐、憂怨和憤激。

此時，他已經早起身，用一把長毛刷子為一匹高大健碩的「菊花青」刷身。這是吳王夫差最喜歡的一匹御馬。

他仔細地一絲不苟地為這馬刷去身上的每一粒沙塵和每一片草屑，再從馬首、馬身到馬尾、馬蹄，輕輕地塗上一層均勻的薄荷油，這樣不僅使馬的毛色亮麗，而且可以有效地抵禦寒冷。因為姑蘇城已經進入了初冬，氣溫驟降，西北風變得十分凜冽。

他一邊刷馬，一邊問正在從馬廄中向外挑馬糞的范蠡：「少伯，今天是什麼





日子？夫差要幹什麼，這麼鄭重其事？昨天晚上獄卒便來通知刷馬。」

范蠡擔著沈重的糞挑子，臉上掛著細碎的汗珠，髮際間冒著騰騰的熱氣，在他前面略停了停說：「今天好像不是什麼節日，或許他要去山中打獵？夫差這傢伙極好打獵，喜歡駿馬、獵狗成癖。不過，就是去打獵，也未必一定要用我們廄裏的馬！」范蠡也是滿臉疑惑，想不出個所以然，搖搖頭挑著糞走了。

過了有吃頓飯的時光，忽聽得馬廄東面的大校場內，鼓樂喧天，笙簧奏鳴。一個龐大的由冠冕儀仗開路的隊伍進了校場，向西折轉而來。在旗羅傘扇簇擁下，一輛巨大的像小宮殿似的鑲金龍鳳大馬車居中緩緩而行，車身上鑲嵌著一顆顆碩大的珍珠，許多五顏六色的瑪瑙，在陽光下熠熠閃爍，耀人眼目。

這無疑是吳王夫差親自駕到，勾踐嚇得心口蹦蹦亂跳，忙與范蠡、劉氏垂首彎腰，小跑著趨前接駕。離御轎三丈開外，三人同時跪地叩頭，勾踐顫聲稟道：「罪臣勾踐恭迎吳王大駕，敬祝大王千歲，千千歲！」轎帘一掀，吳王昂然走下馬車，輕蔑地掃視了勾踐一眼，沈聲喝道：「勾踐！」

「罪臣勾踐在。」

「你來吳國已經數月，尚未親眼看看我都城姑蘇的繁華富庶。今日陪寡人跨馬



遊街，轉轉滿城的山水名勝，也讓你小子開開眼界。」

「罪臣領旨。」

站在夫差身邊的大夫王子暴聲地怒斥道：「滾起來，快去備馬。」

勾踐慌忙爬起身來，一溜碎步跑向馬廄，把那匹剛剛刷過的「菊花青」牽出來，備好鞍韉墜鐙，匆匆地趕了回來。

他一手牽著馬，垂首立於夫差面前，連眼也不敢抬一抬，謙卑地說道：「請大王上馬。」

「混賬！」一個侍衛突然衝了過來，在他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腳：「還不趴下，以後記住，伺候大王乘馬，你都要伏身於地，做大王的上馬石、下馬石。」

勾踐口中連連稱是，慌忙跑到「菊花青」的右側，四肢著地，像狗一樣趴伏在那裏。

夫差哈哈大笑，邁步踩到了勾踐乾瘦的脊背上。他那近二百斤重的軀體，像一座小山似的，壓得勾踐胸悶氣慌，眼冒金星。那雙釘了鐵片的馬靴，讓勾踐感到一陣錐心刺骨的疼痛。幸虧是在冬季，若是在穿單衣的夏天，怕是要皮肉被他踩爛，脊骨被他踩斷。





勾踐在心裏暗暗地慶幸著。現在他的心中已經沒有了怒火，怒火早已被屈辱的淚水湮沒了，甚至也沒有了羞恥感，他的身心已近乎麻木。但是他卻終於明白了，什麼跨馬遊街，無非是要自己這個越國的君王在吳國的百姓面前現乖出醜，要向他的臣民們炫耀他這個征服者的勝利。同時，這也是他精心佈置的對自己的一場考驗，要看看自己對他的忠誠、孝敬和馴化的程度。還是那個字，「忍」，你勾踐可千萬要忍得住啊！

吳王起駕了，仍然是儀仗在前，侍衛在後，夫差躊躇滿志地昂揚地乘坐在高頭駿馬上。勾踐身著囚服，面無表情地在前面爲他牽著馬。

隊伍緩緩地行進著。在姑蘇城的大街小巷、各處名勝間巡邏、遊走。這是一件亙古未聞的新鮮事，一個國君爲另一個國君牽馬墜鐙；這是吳國人從未經歷過的榮耀和驕傲，是吳國歷史上最體面最光輝的一頁。姑蘇城的百姓們轟動了，癡醉了，瘋狂了。他們傾巢出動，萬民空巷，爭先恐後地來目睹這一歷史奇觀。

「快來看啊，越王勾踐爲我們大王牽馬啦！」「什麼鳥國王，你看他尖嘴猴腮，一臉窮相，只能是當馬伏的料。」「這人臉皮怎麼這麼厚？還不如一頭撞死算了。」到處是議論，到處是嘲諷，到處是極度蔑視的目光。勾踐的心裏又被撕開



了一道口子，在汨汨地淌血。但他的臉上卻是一副木然之相，對這一切都視若無睹、充耳不聞。

當隊伍行進到虎丘山的時候，山上山下擠滿了看熱鬧的人群，萬頭攢動。夫差忽然命令隊伍停止前進。一聽大王有令，勾踐忙乖覺地跑到「菊花青」的身旁，俯伏在地。夫差敏捷地一蹩腿，下了馬，雙腳踏在勾踐的脊背上，向著黑鴉的人群微笑著揮揮手。人群中立時爆發了山崩地裂一般的歡呼：「大王萬歲！吳國萬歲！消滅越國！殺死越人！吳國無敵於天下！」

歡呼之聲像一股強勁的旋風，向四面八方飛散，在不遠處的姑蘇山、靈岩山壁上，引起了震耳欲聾的回響……

直到金烏西墜，晚霞滿天的時候，這支隊伍才重新回到了姑蘇台校場。

吳王夫差要換轎回宮了，越后劉氏和范蠡攙扶著勾踐，再次跪於鑲金龍鳳大馬車之前，恭送大王。

夫差正要上轎，無意中一瞥，卻見越后劉氏跪在寒風中瑟瑟發抖。雖已是三十出頭的婦人，又經歷了長時間的磨難，卻仍然風姿綽約。身軀豐腴而不臃腫，面色豔麗鮮亮。黑髮下露出來的一段脖頸，竟像鮮筍、象牙般白皙而柔滑。





他想起來了，人說勾踐的王后劉氏，年輕時曾是越國的第一大美人，不僅美麗溫柔，而且特別擅長歌舞。他的心裏突然泛起了一種淫邪的、促狹的、頗有些惡作劇的念頭。常言道：「仇大莫過於殺父，恨深莫過於奪妻。」勾踐既與我有「殺父之仇」，今日何不報之以「奪妻之恨」為給這位越國的國君弄頂綠帽子戴，讓他做個縮頭王八，看他將如何反應？

於是，他折轉身子，踱到越后面前，笑嘻嘻地說道：「聽說劉夫人歌好舞美，天下無雙。今日寡人玩得開心，就請劉夫人到長樂宮為寡人歌舞侑酒如何？」

聽他這樣一說，勾踐范蠡心裏都格登一下，越后更嚇得渾身哆嗦，她抬起頭來，向丈夫投去了問詢的一瞥。勾踐痛苦而又無奈地看著她，微微地閉上眼睛，喃喃說道：「君叫臣死，臣不死不忠。還不快謝大王恩典，好好去侍奉大王。」

越后劉氏被人架上了那輛鑲金龍鳳大馬車，隨夫差起駕回宮去了。車聲麟麟，像是從勾踐心頭上輾過，他只覺得眼前一黑，悶哼一聲，一頭栽倒在地上，昏厥了過去……

長樂宮是吳王宮內建築式樣最別緻，具有齊魯風格的典雅精巧的一座宮殿，是專門供吳王與眾妃嬪們晏樂、歌舞和遊藝嬉戲的地方。





今日晚間，敞亮寬大的廳堂內，數百支粗如手臂的大蠟燭一齊點燃，輝光閃爍，照耀如同白晝。十幾個巨大的紫銅火爐內，早就點著了紅紅的木炭，藍色的火苗兒在火爐內一伸一舔，飄忽不定，把整個大廳烘烤得暖煦煦的。宮娥們在大殿裏噴灑了香水，生起了薰香，一股淡淡的清香在廳堂內氤氳彌散，沁人心脾。

三十六歲的夫差脫去朝服，除去冠冕，穿一身淡紫色的繡花軟緞便袍，意氣優閒地坐在正北的御座上，滿臉興奮，神采奕奕，顯得愈加風流倜儻。

今晚是專為欣賞越后劉氏的歌舞而設此晚宴。虞絲王后身體不適，不能前來參加。七、八個綺年華貌的妃嬪繞坐在他的身旁。一邊為他斟酒，一邊與他說笑。鐘磬聲起，琴箏笙簧齊奏，大廳裏頓時清音裊裊，婉轉悠揚，令人精神為之一振。

先是一隊八名身著荷綠色薄紗的舞女翩翩進入大廳，長裙曳地，寬袖翻飛，足下行雲流水，婆娑而舞。接著，一隊八名穿著水紅色緊身短襖的妙齡女郎冉冉入場。紅綠兩隊相互交錯，穿梭插花，忽左忽右，時起時伏，如風擺荷葉，浪催紅蓮。這是吳越地區傳統的「採蓮舞」。

領舞的主角——越后劉氏出場了。她已在宮女們服侍下，沐浴薰身，脫去了



囚服，換上了一襲月白色輕紗薄衫，草綠色綺羅長褲。她一出場，滿大廳裏立時發出了一陣輕輕的嘖嘖稱歎之聲。不虧是越國第一美人，雖然是三十一歲的人了，卻仍如出水芙蓉，嬌豔而不妖，清淡而鮮活。黛眉細長彎曲，雙目嫵媚晶亮。身材略呈豐腴，卻仍顯得修長而柔和。酥胸高聳，豐臀微翹，周身都透露出一股成熟女人特有的美感、性感。

她踩著飛旋的音律，蓮步款移，體態輕盈，左轉右旋，騰躍蹲伏，馬上成了整個舞隊的核心。在她的引領下，十六個舞女就像是無數隻花蝴蝶，滿大殿裏翩躚飛舞。吳王夫差看得如癡如醉，一邊飲酒，一邊不停地擊案叫好。

一曲舞罷，略事休憩，夫差命宮女向劉氏獻茶。越后雙手捧過茶盞，輕呷一口，忙伏地叩首，鶯聲說道：「罪妾劉氏謝大王恩賞。」

接下來該是越后獻歌了。樂聲再起，鳳鳴鸞和，舒長而優美。劉氏輕舒廣袖，慢旋腰肢，先獻了一段雲卷花飛般的獨舞，然後和著音樂輕啟櫻唇唱道：

蕩輕舟兮采蓮，

揮銀刀兮刈穀。

千家樂平安兮，





萬民享富庶。

天下富華屬誰兮，

唯我吳土。

謀臣雲集兮如雨，

猛將百萬兮如虎。

經天緯地兮雄才，

振翻九霄兮鵬舉。

天下英雄屬誰兮，

唯我吳主。

金為鐸兮銅為鼓，

三生有幸兮，

為大王舞。

燃心香兮三炷，

唱頌歌兮一曲。

罪妾恭祝大王兮，



萬壽無疆如日月，

威加四海兮，

永為霸主……

歌聲清純甜美，嚶嚶如黃鸝鳴囀。夫差此時徹底的陶醉了，美酒醉人，歌舞醉人，美人更醉人。他癡癡地盯著這位熟桃子似的少婦，已看不清她美豔的面孔，只凝視著那一雙在薄紗下跳動震顫的豐滿肥美的乳房，禁不住心旌搖蕩，熱血奔湧。歌舞停了，音樂停了，他卻多時沒有回過神來，仍然呆呆地坐在那裏。

直到身邊一個妃子輕輕地搖著他的胳膊，嬌嗔地說道：「大王，你眼裏快伸出小手，嘴裏快流出口水來了。」他這才突然醒悟過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妙啊，歌好舞好人更好，想不到劉夫人錦心繡口，還這麼善解人意。好了，時間不早了，你們都退去吧，今夜就由劉夫人為寡人侍寢。」

一句話如石破天驚，越后頓時嚇得面色煞白。她只想到為夫差獻歌獻舞，卻萬沒想到自己一個半老徐娘還得為他獻身，陪著自己的仇敵睡覺。但她想起了勾踐在她臨來時那句含糊不清的囑咐：「好好侍奉大王！」一聲也不敢吭。待眾人退去之後，只得半偎半扶著這個半醉的君王，走進了大殿東間的臥房。





這裏雖然是吳王的臨時寢室，仍然佈置的十分富麗華貴。綺窗繡戶，猩紅地毯，寬大的紅木御床上，鋪著厚厚的錦衾緞被，顯得柔軟而又溫馨。

剛進寢室，夫差便急不可耐，三把兩把扯去了越后的紗衫長褲，解下了她的抹胸，褪去了她的褻衣，像旋剝大蔥似地把她剝了個乾乾淨淨，一絲不掛。一具雪白的光潔溫柔的胴體在他的面前暴露無遺。

獵物到手後，他卻又不急於撲食了。他把越后擁到了東壁下一面碩大鏗亮的銅鏡前面，從上到下，從前到後，仔細地欣賞著這個造物主賜給他的尤物。

劉氏緊緊地閉著眼睛，用低低的聲音哀求道：「大王，你後宮裏年輕佳麗、妙齡少女有的是，何必非要我這三十多歲的過來人不可？」

夫差卻嘻嘻哈哈地笑道：「三十多歲怎麼了？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紀。那些小妞兒不過是些又酸又澀的青杏，而你卻是一顆熟透了的鮮桃，渾身都是飽滿得讓人饑涎欲滴的甜漿蜜液。再說，你是越國的王后，是勾踐的老婆，我今天要的就是你。從今往後，你每月都要進宮為寡人侍寢一宵。」

說著，他那雙握慣了長戈大刀的強有力的大手，在越后溫柔光滑的軀體上放肆地撫摸起來。從面頰、脖頸、胸口，漸漸地遊走到了那兩個半球型的乳房上，



在這裏旋磨、揉搓，又按又捺。兩個手指捏住了那粒紅瑪瑙般的乳頭，輕輕地撚動著，俯下身子，細細地觀賞著。

突然，他張開了滿是胡茬的大嘴，一下子叼住了那粒紅瑪瑙，像嬰兒似的瘋狂的裹捲著、吮吸著。那雙剛空出來的大手，又不安分地向她光滑平坦的腹部，豐滿肥腴、富有彈性的臀部進擊，漸漸地滑向了那片草木茂盛的神祕地帶。劉氏光溜溜的身子在他的撫弄逗引下，不停地擰動、顫抖，更加刺激了他的欲望。他感到身體開始著火了，呼吸急促，嘴裏發出了「啊，啊」的叫聲。

驀地，他站了起來，雙手抱起劉氏，把她平放在大床上。自己迅速地脫去袍服，褪掉內衣，赤裸裸地爬到了她的身上。劉氏隨意地瞥了一眼，不禁嚇了一跳。只見他胸口密匝匝栽滿了黑色的胸毛，一直延伸到了小腹和襠部。下體巨大偉岸，昂揚挺拔。他那兩隻大眼圓睜著，發出了綠幽幽、陰森森的寒光。這哪裡是人？簡直是南林山中一頭餓虎，兇猛而又強悍。

此時的夫差，已經情不可遏。他用鐵鉗般的大手，把劉氏的雙腿狠狠地向兩旁拉開，越國第一美人那神祕的禁果立時纖毫畢露地呈現在了他的眼前。雪白的大腿根、光滑的鼠蹊部，還有那片柔軟而茂盛的荒草地……





他突然覺得，溫馴地舒展在自己身下的這個胴體，不僅僅是女人的肉體。這裏有山峰，有平原，有森林，有草原，有河流和小溪。這分明是一片錦繡江山，是越國美麗的國土。對，越國的王后嘛，「皇天后土」，那就是越國的國土。現在她是我的了，整個越國的青山秀水都是我夫差的了。我要在這片疆土上縱馬馳騁，橫衝直撞，肆意而為。他突然挺身衝擊，拼力刺殺，瘋狂地顛簸聳動，雙手死死抓住了她胸前的兩個肉團子，一條又大又厚的舌頭伸進她的雙唇中，在她的小嘴裏攪來攪去，糾纏不休。劉氏被征服了，渾身酸軟無力。只好閉上眼睛，任其擺佈。她感到了一個巨大的木塞強迫打入了自己的雙腿之間，居然有一種像處女般的被撕裂的疼痛，這是與勾踐在一起時不曾有過的感覺。

她深感奇怪，這個人怎麼會有如此強健的體魄和持久的耐力？半個時辰過去了，儘管他也已經滿頭大汗，氣喘如牛。可他還是那樣孔武有力，仍在無休止地進攻、拼擊、衝撞。她盼著他快些結束，快些山洪爆發，冰山坍塌。

然而，夫差似乎早打定了主意，要在這塊新佔領的國土上，盡情地蹂躪、踐踏，瘋狂地攫取，不趕盡殺絕決不收兵。他時而縱馬急馳，時而攬轡緩行。當他放慢了速度，在她身上輕輕蠕動的時候，突然捧起了劉氏的腦袋搖晃著，問道：



「心肝寶貝，怎麼樣？我比勾踐那小子強大嗎？」

越后劉氏突然感到一陣噁心，剛剛被喚起的一點點女人原始的快感和興奮，又一下子被一種巨大的恥辱淹沒了。他不僅要佔有我的肉體，而且要強姦我的靈魂。可憐的勾踐夫君，我知道，你此刻該有何等的痛苦。她感到鼻子發酸，一股淚水直向雙眶中湧去。她拼命地忍住，強迫淚水流回肚子裏。勉強地擠出了一點笑容回答道：「大王比他強壯十倍、百倍。他猥瑣弱小，不堪一戰。」

夫差騎在她身上，「哈哈」狂笑起來。接著，又是狂飆驟雨般的猛烈拼殺。突然，他翻身而起，將劉氏的腦袋硬按到了他那毛茸茸的雙腿之間……

隨著一陣劇烈的抽動，他渾身顫慄，陣陣痙攣，一股污濁的漿液噴湧而出，噴了她一嘴一臉……

他頹然躺倒，四肢舒展，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愜意和滿足。這不僅僅是性的滿足，而是一個勝利者的征服慾、佔有慾的滿足。





四

又是一個秋天，勾踐君臣三人來到姑蘇城整整三年了。這三年太漫長，就像三十年。這三年，他們完全過著非人的生活，晚上被囚禁在陰暗潮濕的石室之中，白天割草、炒料、餵馬、遛馬、挑馬糞、灑掃馬廄、擦洗車輛……

每當夫差要在姑蘇城遊逛，勾踐就得牽馬伺候，蹲伏下身子，當上馬石下馬石；幾乎每月中，越后劉氏都要被接進長樂宮，當一次夫差的性奴隸，任憑他蹂躪和褻辱，還要笑臉相陪！真正最艱辛備嘗的三年、含垢忍辱的三年、不堪虐待的三年。但是，他們畢竟熬過來了。

夫差終於被他們感動了，他決定按照當年的約定，放他們君臣回國。當那天晚上伯嚭到石室通報這一消息後，君臣們立時沈浸在苦盡甘來、就要重見光明的歡樂之中。勾踐緊緊地抱住范蠡，兩眼注滿了淚水說：「少伯，我的親兄弟，這幾年若是沒有你，我真不知道怎麼活下來。」

范蠡急忙雙膝跪地，深情地說道：「大王，范蠡何德何能？我們能得以回國，全憑大王堅忍不拔，『能忍人之所不能忍之忍，能爲人之所不能爲之爲』，這



才是根本所在。另外，留在國內的文種丞相、計倪太史，每年春秋兩季，都要向他吳國進貢多少金銀玉帛、珍珠寶玩？這都是文、計兩位大人的心血，越國庶民的血汗哪！」

就在他們君臣欣喜若狂的這天夜裏，太師伍子胥卻氣呼呼地闖進吳王的後宮。他一見到夫差，便撲通一聲跪在地上，大聲吼道：「大王，勾踐萬萬放不得！當年夏桀囚禁商湯而不殺，殷紂拘囿文王而不誅，後來縱而歸之，結果夏亡於商，殷亡於周。勾踐這個人，陰柔奸詐，高深莫測。倘大王放其歸越，無異於猛虎歸山，蛟龍入海。若干年之後，亡吳必越。到那時，大王想爲囚奴也不可得了。」說完，老太師以額碰地，咚咚有聲。

夫差不能不爲之動情，他猶疑了，放勾踐君臣返越一事又被擱置起來了。

又過了半個多月，放他們回國的消息仍如石沈大海。趁太宰來視察校場的時候，范蠡偷偷地問他，伯嚭搖搖頭說：「你們還得等下去。」

勾踐再一次陷入了焦躁、憂慮和深深的恐懼之中。

在憂慮和恐懼中又挨過了半年，已是第二年春暖花開的時候了。這天傍晚，他們無意中聽到幾個獄卒在議論，說是吳王夫差病了，一個月來飲食驟減，臥床





不起。晚飯之後，當獄卒把石室的鐵柵欄落了鎖，各自回去睡覺的時候，范蠡突然縱聲大笑起來。

笑罷，向勾踐、越后深深拜揖道：「恭喜大王、王后，我們就要回國了。」勾踐急忙問道：「你是說，夫差要死了？」

范蠡道：「夫差可萬不能死，他一死，我們將永無歸期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夫差的兒子太子友精明強幹，又是伍子胥太師的高徒，他要是即位，我們將死無喪身之地。」

「夫差既然死不了，他生場病，關我們屁事，你如何斷言我們要回國了？」

范蠡衝勾踐神秘一笑：「大王不要著急，一切由我來安排。但這一次要委屈大王聽微臣的。」第二天，他們一大早起床，把馬廄裏極需要幹的活先幹完了，便去王宮探視吳王。范蠡對後宮的侍衛說道，大王的病他能治得好，一定可以手到病除。

在伯嚭的陪同下，范蠡和勾踐伏地叩首，向吳王請安。夫差面容憔悴，平躺在床上，疑疑惑惑地問道：「范蠡，你在越國爲丞相，聽說精研兵法、極擅長甲



兵，什麼時候也會為人治病了？」

「回大王，罪臣祖上世代為醫，我年少時曾苦讀醫書，就是到越國從政以後，亦時時抽暇攻醫，因而略識岐黃之術。」

夫差的病，這一個月來經宮廷的醫師們輪番診治，總是不見起色。也是有病亂求醫，對范蠡自吹能手到病除雖然深不以為然，但還是讓他先看看再說。

范蠡跪在夫差床前，仔細地為他把脈，再看看舌苔，望望眼珠，一句話也不問，便胸有成竹地說道：「大王之病，邪氣感於外，煩惱結於內，陰陽失調，毒火攻心。症狀主要是胸腹悶脹，飲食不進，汗津不暢，便溺難通。此病若拖下去，誠有生命之危。」

幾句話剛說完，圍在夫差身邊的幾個宮女一片唏噓，禁不住嚷道：「這位先生真神了，病症說得一點不差。」

伯嚭忙請示夫差：「那就讓范蠡開方？」夫差點點頭。

范蠡開出一劑藥方，交給伯嚭，說道：「此藥要急火煎沸，再以溫火慢煨半個時辰。午時服一劑，夜半再服一劑，明日辰時末刻便可通便。不過，一定要由對大王絕對忠誠的人親口嘗嘗糞便，將其味告知罪臣。罪臣再根據情況另開藥





方，可一劑而癒。」

回到石室以後，勾踐笑道：「少伯，你葫蘆裏倒底裝的什麼藥。讓夫差的大臣們嘗他糞便，虧你想得出。這種亙古未聞的污穢恥辱之事，哪個肯幹？」

范蠡卻正色道：「正因為他的大臣們都不願意幹，這才給大王送來了千載難逢的機會。」

「什麼？你是說叫我去幹這齷齪下流之事？」勾踐怫然變色，怒氣沖沖地嚷道：「不，我勾踐寧肯死一百回，也絕不幹這等遺羞千古的醜事！」

三年多來，從沒有見他發這麼大的脾氣，范蠡、越后都一時愕然。越后囁囁著說道：「大王，要不，讓賤妾替你去嘗？」

范蠡長歎一聲，眼中含淚道：「與其你嘗，倒不如我嘗。可是，這事誰也代替不了大王。」

說著，忽然雙膝跪在了勾踐的腳下：「微臣萬不得已，才出此下策，請大王恕罪。爲了越國的復興，爲祖宗的基業，爲了四十萬黎庶不當亡國奴，這可是最後一次機會了。」

勾踐忙將范蠡攙扶起來，兩人相抱，頓時淚如泉湧。勾踐沈重點點頭：



「好吧，我答應。」說罷，一下子蹲在地上，雙手抱頭，十個手指深深地插入了花白的頭髮中，又撕又抓。

次日辰時，勾踐、范蠡及時趕到了王宮。果然，過了不一會兒，夫差通便了。可是，滿朝文武和後宮的妃嬪侍女，卻沒有一個肯主動地為大王嘗糞的，包括他最信任的太宰伯嚭，也遲疑著不肯出頭。夫差突然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孤獨和深深的悲哀。

這時，忽聽跪在寢宮外的勾踐高聲奏道：「罪臣勾踐，蒙大王不殺之恩。願為大王嘗糞以贖罪衍，聊表寸心。」

夫差急命人傳進，勾踐膝行至糞桶之前，毫不猶豫地用中、食指撈起糞便，放入口中，仔仔細細地品嚐了三次。然後面色平靜地對跟進來的范蠡說道：「大王的糞便酸中帶苦，其臭無比，不知病情如何？」

范蠡忙趨前跪地，對夫差說道：「恭喜大王已經轉危為安。糞便酸中帶苦，苦中有酸，說明體中毒氣已經排出，再服藥一劑，定可痊癒。」然後與勾踐一齊磕頭，說道：「恭祝大王金體大安，萬壽無疆。」

夫差凝視著跪在地上的勾踐，只覺得一股股熱浪從胸腔中直往喉頭翻湧，眼





圈都有些潮熱了。聲音發顫地說道：「勾踐賢弟，這幾年委屈你了，快快請起，寡人病癒之後，即刻送你們回國。」

幾天以後，夫差果然大病痊癒，身體恢復如初。這一次，他再也不聽任何人的，決定放勾踐君臣夫婦歸國。幾年來，他已經看得十分清楚，勾踐一直俯首貼耳，循規蹈矩，對自己忠心不二。人心都是肉長的，再欺辱和殺害這樣的厚道人，連上天都不容。

這天上午，勾踐夫婦被恩詔陪吳王夫差前往象堂，去祭祀吳王的祖先泰伯。范蠡一個人高高興興地忙活著馬廄裏的活計。他知道，勾踐去陪吳王祭祖，這是要放他歸國的前奏。他牽著那匹菊花青，優閒自得地蹣跚在姑蘇山下的小道上。這種為人餵馬、放馬的馬奴的日子就要結束了，一種嶄新的生活就要開始了。他正在興致勃勃地想著，卻忽聽得身後傳來一陣蹾蹾的馬蹄聲。回頭一看，不禁嚇了一跳，白髮銀鬚、高大威武的伍子胥已到了自己身邊。他翻身下馬，厲聲喝道：「范蠡！」范蠡垂手而立，低聲答道：「相爺，罪臣范蠡在。」

「你用的好計！」伍子胥鼻子裏哼了一聲，冷笑著說道。

范蠡佯作不解地看看伍子胥：「相爺，您老的話，罪臣聽不懂。」



「你唆使勾踐爲大王嘗糞，忍辱苟全，博取信任，以圖東山再起，興越滅吳，不是嗎？」

范蠡只覺得脊骨發涼，硬著頭皮說道：「相爺誤會了，我主對大王全是一片孝敬感恩之心。」

「胡扯，這點瞞天過海的小伎倆，豈能逃過我伍子胥的眼睛？你知道我趕來做什麼嗎？」

「罪臣不知。」

伍子胥刷地從腰間抽出了寶劍，一步步逼向范蠡，鬚鬚抖抖地說道：「我知你范少伯腹有韜略，胸藏兵機。將來定是吳國勁敵。只放勾踐回去，或無大礙，若有你輔佐，終成大患。今天老夫是非殺你不可。」說完，猛然抖動手中利劍。

范蠡輕輕閉上了雙眼，心想完了，到底沒能逃出這老賊的魔掌。越王，來生再會吧！卻又忽然聽伍子胥問道：「聽說你和文種都是楚國人？」

「是的，與相爺和太宰伯嚭一樣，都是從楚國出走的。」

伍子胥長歎一聲：「唉，楚國的不幸，頂天立地的人物都走了。如果都在國內，由我到你，這兩代人，足可使強楚稱霸中原。」





范蠡不再做聲，只靜等著那突然刺來的一劍。

「哈哈，」伍子胥突然大笑起來：「范蠡，你能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，確是個頂天立地的人物。告訴你，我本該殺你，但念蒼天造就一個經天緯地的人才太不容易。好吧，我們還是將來在戰場上較量，那時再一決高低吧。吳國只要有我伍子胥在，你們的陰謀休想得逞。」

說罷，騰身上馬，箭射一般飛馳而去。

五天以後，夫差設宴爲勾踐君臣送別，由太宰伯嚭親自把他們送回越國。

當他們乘坐的錦裝彩飾的樓船行進在錢塘江上，緩緩地向南岸行駛的時候，勾踐手扶欄杆，迎著潮潤清新的江風，眺望故國的碧山秀水，兩行熱淚急速地滾落了下來。

啊，回來了，終於回來了！

猛虎衝破樊籠，終於歸山了！

蛟龍擺脫淺灘，終於入海了！

蒼鷹掙開鐵鏈，終於振翅橫空了！



